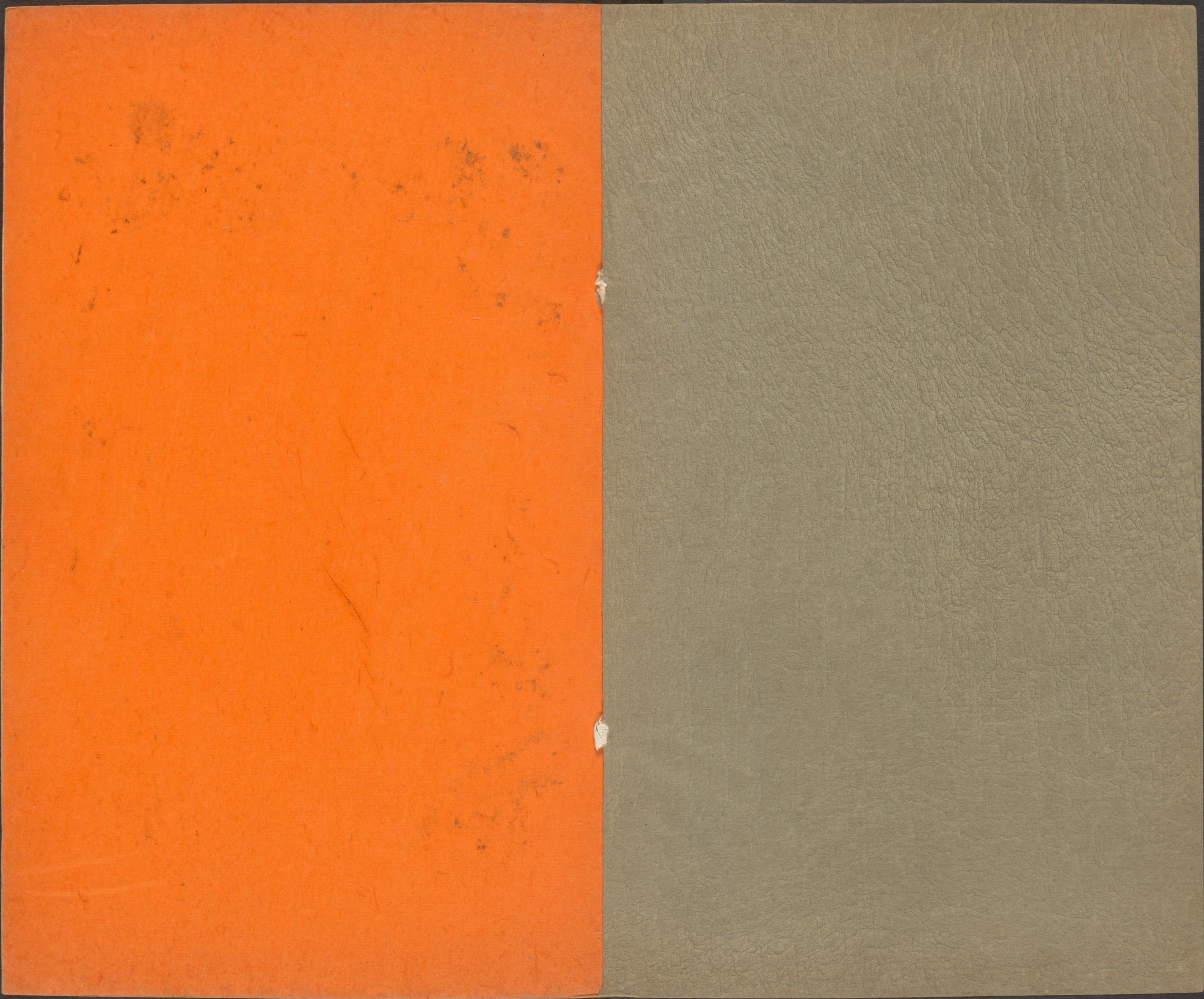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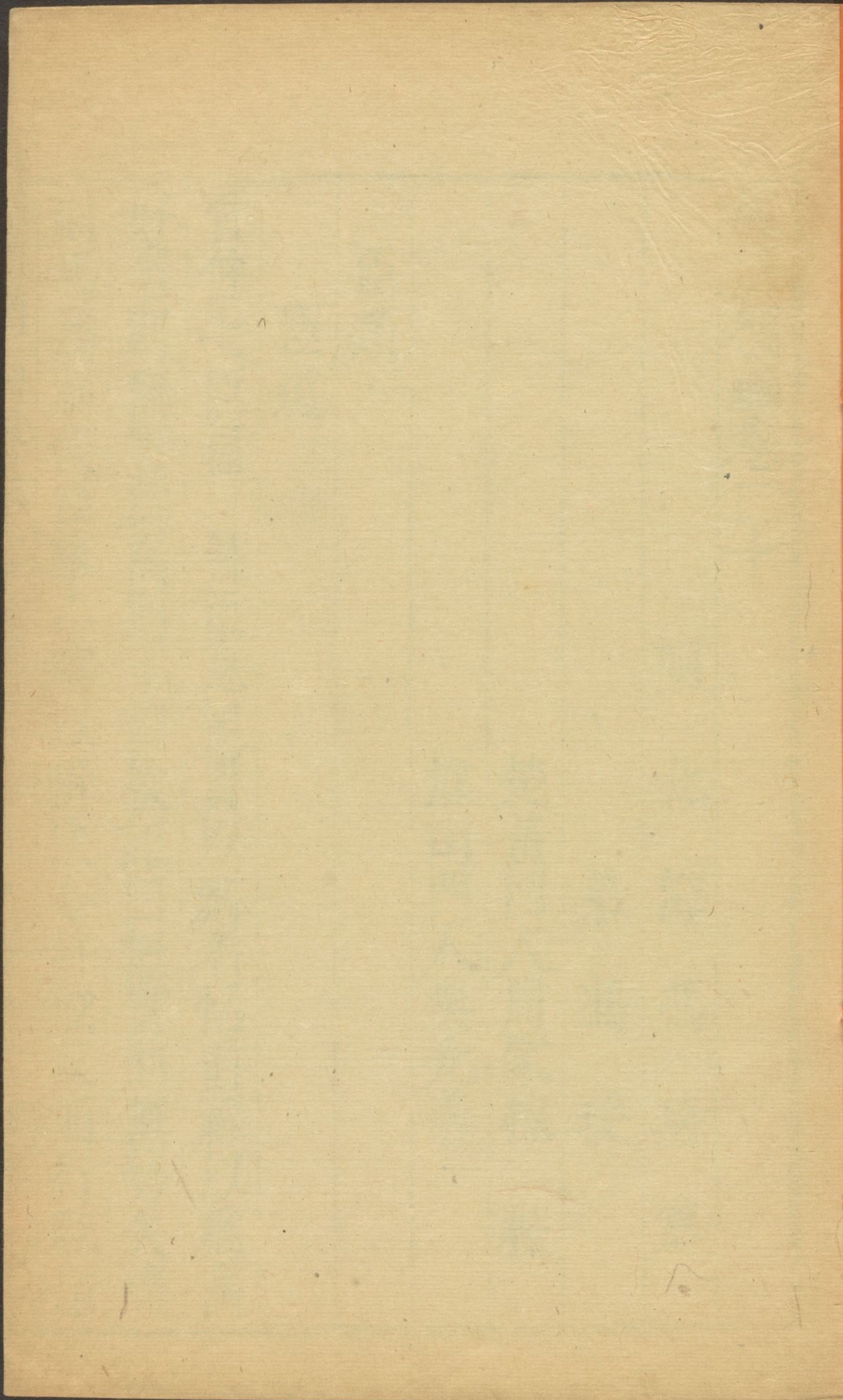
1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Ch. 4681.3212 (10)





經濟類編卷二十

明北海馮琦算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一

臣道十則

管仲七臣篇 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

好名則無實為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

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
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昏上故上昏則隙
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
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爲上使
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
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讐除讐則罪
不辜罪不辜則與讐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
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
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荀况臣道篇 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民親之士
信之上忠下愛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政令教化形下
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
制象是聖臣者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
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
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
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
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
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彊曰君僑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
利謂之拂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
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詩曰國有大命
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
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
馭撲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
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
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夫是之
謂通忠之順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夫是之謂權險之平

呂覽務本篇

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

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
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
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
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
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

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

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漢劉向臣術篇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如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

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

令色仄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王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谷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此者舉以爲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大其心
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
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
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
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
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
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賈誼輔佐篇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

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以美風俗兼
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
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
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
不通臣或鑿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
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
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

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
 以為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
 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
 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
 則為重右坐立則為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
 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
 之信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
 以止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
 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

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
 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
 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
 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
 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眾寡政之
 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
 於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
 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
 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
 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

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祁天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於皇考祖考

有脫文

晉劉頌受詔疏 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理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亂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

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屏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

危勢懷不自猜存誠得者不惕於邪故也

宋石介責臣策

大過上六君子矢心在救時至於

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溺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治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取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劳敘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

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蘇轍重臣策一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

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

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

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漬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

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相臣

五十則

漢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
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帝問左丞相陳平平曰
有主者文帝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
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
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焉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
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仲長統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
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
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
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
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
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
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
家寵被近戚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
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
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
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
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
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

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

親疎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執故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

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楊顥諫諸葛亮書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
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
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
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
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
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唐玄宗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
車載賜李林甫家玄宗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
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
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
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
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
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

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
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
甫始

王縉之爲相也代宗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
爲故事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許之
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
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旣未聽其去乞
更除一相德宗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德
宗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

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
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
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
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
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
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
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
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曰朕好與人較量禮體崔
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

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泌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德宗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彘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德宗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授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德宗謂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咲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李泌屢乞更命相德宗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

雖清彊而性多疑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德宗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遂以董晉竇參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爲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爲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德宗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寮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

德宗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德宗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惚尤爲德宗所親狎德宗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憲宗雖以李吉甫故罷裴均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憲宗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問爲理之要均曰先正其心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

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
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
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
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
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憲宗嘗問
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
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
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憲宗曰然此亦未必皆德
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
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

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
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
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憲宗曰絳言是也吉甫
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以久不諫憲宗輒
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
嘗言於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
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
振之憲宗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
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憲宗曰然

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憲宗峻刑又數日憲宗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憲宗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憲宗常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淮西旣平憲宗浸驕侈皇甫鎛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憲宗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

中外無不駭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

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憲宗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繪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緇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憲宗以爲然由是鑄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避爲相月餘不

紀漢類編卷二十一
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馮琦曰天下之事至於天下皆知不可而人主爲之

必其濃郁可惑之事而其
人必奸諂極能惑人之人

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奏以請其家庭奏不與聞
元翼薨盡殺之穆宗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之岩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
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
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
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
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
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
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
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
章事

路隋言於文宗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
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文宗
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文宗許之

文宗稱判度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
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者未

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又文宗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文宗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

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始入朝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棕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棕曰監軍自受敕棕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武宗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武宗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棕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棕同平章事兼度支

鹽鐵轉運使及侂申謝武宗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宣宗時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

爲東川節度使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

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杜侗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

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侂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

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侂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

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

處之侂反復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

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

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侂復與兩

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侗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復來見侗微請宣意侗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侗曰勿爲它慮旣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懿宗甚悅

李德裕近代良相論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

顏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

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廉而不刺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於輓旆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旣歿不暝號於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

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

矣何以知之劉滂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
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
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詞雖愛神仙
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
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
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遺風陳豨
值漢網之踈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
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
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
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

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唯
有平津政出一室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
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
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
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
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
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
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
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
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

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
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
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
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
朝廷靜矣

柳宗元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

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
礮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
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
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

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
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
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
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
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
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宇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

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
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
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
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
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
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
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衆工之各有執役以
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
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
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
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
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
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
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
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
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伊傳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

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引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李華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卽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

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彊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者

後唐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

士行能多聽其言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
 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珽又薦崔協任圜李
 琪鄭珽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
 士矣它日議於上前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
 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
 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
 乎明宗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
 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
 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

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
 日明宗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
 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
 蘇合之丸取蝘蟪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
 譽協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竝同平章事
 潞王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
 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
 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
 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
 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

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膀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

判

周太祖以王峻爲左僕射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復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宋竇儼上疏以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

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帝覽而善之

范質加侍中王溥司空魏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吳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樞密

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趙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
 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
 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
 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
 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
 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
 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掇舊
 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
 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

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
 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
 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
 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
 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
 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
 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
 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

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
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
始終可謂兩全

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

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
百姓親而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
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
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
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
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臣待漏院於丹

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
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盖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
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
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
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摠
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

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噐玩
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事抗言我將黜之
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
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
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
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
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
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
規執政者

呂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太宗曰朕比年征討蓋
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潛亡盡矣蒙正
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
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
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
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
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
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
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噐之
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

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居張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常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服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

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文彥博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臣讀唐史見白居

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

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

於朕朕極難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

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

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

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爲學士能盡忠極諫

以報遇恩而况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

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
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禪神聖黜則日奉天
顏常親黼座所奉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
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爲宰相職業之六所謂素殮尸
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
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
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爲
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
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
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

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
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爲至當
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爲切務推誠
納諫爲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
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
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
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
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
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
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

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卽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陳升之旣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儉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

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

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王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唐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謝泌論宰執不許接客 伏覩聞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候百執事於政事堂畧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爲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

政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旣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蘇洵任相論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

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

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吊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

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

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一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恠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

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闡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

且瞑目泣拜而出

理宗時董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內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壬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獨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表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表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

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

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滄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

蒙古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

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其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諾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

無巨細一以委之

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奏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

經濟類編卷二十終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二

相業 三十則

司馬遷管仲傳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
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
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宮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表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

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顛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何薨以曹參爲相國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

綱目類編卷二十一
四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
休矣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晉書王導論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

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
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
發蹤本于陵寘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
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
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
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

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
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
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
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
觀其開設學校存乎鼎沸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
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
六合爲家爽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
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
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
其宜矣恬珣種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墮聲慚劉毅

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今沛然若無事時

宋趙普卒太宗聞之震悼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入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盜謚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

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旣病求節度使

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

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今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諡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空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嘗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

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淹已卽世豈天未

欲平治天下歟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
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
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
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素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
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
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
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
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
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

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

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
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
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
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
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
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
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卽厲聲命撤
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

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

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
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
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
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
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
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
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赧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神宗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羗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訃聞贈太尉諡文忠

哲宗初兩宮虛已以聽司馬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
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
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
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

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
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
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
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
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
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

盡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旣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奧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使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使徇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入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初元世祖崩時不忽木得受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

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
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
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
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
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
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
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卽以其主所居官與
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
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
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
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社稷臣 六則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

季成子與翟觸

即翟觸

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

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

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

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

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

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

于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于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慚

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祿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

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

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

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芴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躡穿滕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芴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蓋芴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芴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禮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儒臣 十八則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乞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閭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

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卽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

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群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

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與樞機今寧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居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

當諭以朕意勉今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

之所爲也帝然之

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

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近臣 五則

齊侯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

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善外內爲重

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呂大鈞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

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于給宿衛備顧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傳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

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邗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之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

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

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
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
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
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今執事之賤
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
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
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肄中書門下省
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
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間暇則
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

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
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
爲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
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
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
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曾肇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玉雖美
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
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
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

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
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遴簡乃僚
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
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
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
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
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
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

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
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
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
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
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
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
止此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
成功又况有志於其人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
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
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
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
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
得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
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
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
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
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
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
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優禮大臣

十四三則

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
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
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
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
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
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
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
論之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

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徼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已徃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章帝尊師傅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

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
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
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青變咎輒切
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 臣聞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
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

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
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
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
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
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
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
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
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
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
萬世之法也

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撫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

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司徒舉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

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

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于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今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鑿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叅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于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叅舉州大

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于前今承引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于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主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文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

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
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元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周嵩上疏曰王導
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以輔上
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
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
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

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
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
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
更以危爲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旣
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
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
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

唐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自剪鬚爲之
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
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

血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今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僦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討

系海類編卷二十一
四十五
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
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救溺也軾不能從

狎侮大臣

三則

附

宋孝武帝以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爲尚書
僕射孝武帝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爲樂
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言嘗使智淵以王僧
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孝武帝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
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
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儻僕射劉秀之
爲老慳顏師伯爲齷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
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

其瞻謝傾跽以爲歡笑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奉
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
不敢侵媒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
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
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負荷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
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
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
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
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
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
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曷巡北邊聞杖妾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妾皎事往不可
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佻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殺戮大臣 十二則 附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旣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晉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膏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

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瞽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讐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

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朝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

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爲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

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飯土埴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蔽于此禹鑿龍門通
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
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干法朕尊萬
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幸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
二年之間群盜僉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
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
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
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

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今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

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今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

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弼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
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唯歌太平怒曰汝
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
月彗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
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爲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今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
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嶠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死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後唐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此爲人所使耳吾以死狗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請闕明日有中使

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今公有異志
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
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
矣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
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
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
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
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
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鷓兒以姦
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
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今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万俟卨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卨喜曰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言會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

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狗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术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

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
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
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
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
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
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
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

嗚呼寃哉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
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
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
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
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釐唐戮李林甫事示欲
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
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

鑿承佞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
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
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
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
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
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
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
罪云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終

